

上个月搬了新家，方圆几里都是以种植蔬菜大棚为生的农户，他们的孩子也经常在我家的院墙外踢球，踩泥坑。清晨，傍晚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有一次，我被那些笑声吸引，不禁往窗外一瞥，发现玩得热火朝天的孩子们中间有一个光着上身的小姑娘，大概五六岁的样子，扎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辫，赤着脚，只穿了一条包了浆的绒裤。尽管是五月，天气不冷也不热，但那小姑娘的样子仍旧看得我浑身发冷，而周边比他大的男孩子也都毫无顾忌，小姑娘似乎看起来也很自在。

我是否应该下楼提醒她穿一件上衣，她或许感觉那样很舒服？他们会不会认为我这个新搬来的外国人不怀好意？她没有足够换洗的衣服吗？我是否应该先联系她的父母？我是否要提醒她女孩和男孩的不同？她是否会觉得我是在责备她？我是否冒犯了他们某方面的文化？如果我给她一件衣服，其他的小孩会不会一拥而上？周边的邻居怎么看我这个老外。。。。

只半分钟的时间，我的脑袋闪过无数个念头？关于伦理，关于文化，家庭责任。。。

但最终我还是从我小儿子的衣橱里挑了一件比较中性的短袖下了楼，走到一半，我又担心尺寸不合适，返回去又挑了一件大一号的。

跟我预料的一样，我的到来让原本热火朝天的足球比赛按下了暂定，所有孩子的目光齐刷刷盯着我，看我这个老外要作什么妖？

我跟大家打了声招呼，慢慢朝那个小姑娘走去，问她冷不冷？衣服呢？她果然像躲瘟疫一样，迅速跑开了，但其他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听到我说他们的话，一个个跃跃欲试地跟我说话，并告诉我，其中一个男孩是这个小姑娘的哥哥。于是我问哥哥，“她是你妹妹吗？”他说是的，我说，“我这里有件衣服，你可以帮妹妹穿上吗？”男孩很大方，明白了我的意图，赶紧朝妹妹喊了一句，“过来，给你穿衣服”。

她的身量明显比我想象的更加小巧，小号的衣服穿上都有些肥大，我感觉有些抱歉，但看到她似乎很满意，两只手拽着衣角，低着头兴奋地努力要看清胸前的图案。我说，“女孩子不能光着上身，记住了吗？”她点了点头，哥哥也在旁边附和着，“我让她回家穿，她不听”。我说，“嗯，你是一个好哥哥”。

然后接下来，事件的主角从小姑娘转移到了我身上，“你是韩国人”？“不，我不是”，“你住在这里”？“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话”？“你的孩子呢？……我简单做了解答，也有一个男孩来抢我手里另一件衣服，说，“剩下的这件衣服给我弟弟吧！”但很快他的行为被另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孩子给制止住了。

终于，这场谈话被我的烤箱闹钟叫停了。我跟他们道别然后上了楼，小姑娘也笑咪咪的目送我。

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 Meister Eckhart 曾提出“seeing, knowing, loving”他认为“透过我看见上帝的眼睛，正是上帝看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和上

帝的眼睛是一只眼睛，一种看见 (seeing)，一种认知 (knowing)，一种爱 (loving)。他一生不断强调要追求人和神的合一，认为人寻求上帝的那个渴望本身就是上帝在你心中运作的结果，人只有彻底放下自我、欲望、执念，变成一面纯净的镜子，上帝的神性才能在其中显现。就像人的眼睛若要看见颜色，它本身必须是无色的。尽管看起来 Meister Eckhart 是追求远离尘世的灵魂升华，但这并不表示这矛盾于人类的使命。马太福音 25 章 40 节，“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，”当我们开启神圣的看见 (seeing) 就会在那些受苦者的身上认出受难的基督。

记得前年有机会访问非洲乌干达的事工，有一次，汽车行驶在闹市区的路上，司机突然告诉我们，路边有一个裸男，我们一行人纷纷伸出头想要看看，因为之前就听说，在非洲有些民族是不穿衣服的，但很显然，这个人不属于那一类。

很幸运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健硕的男性背影，而我更是在汽车驶过他时回头补了一眼。

“当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……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……”

上楼后，我透过窗户，又看了一眼那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，他的哥哥似乎还在数落她，嘴里嘟嘟囔囔着，但那件红色的 T 恤衫格外醒目。此刻我泪流满面，感受到基督说得“赤身露体的他”是那样的真切，我内心充满喜乐，为自己放下那么多理性的思虑而去行动感到开心，但也略显愧疚，主啊，原谅我上一次在非洲的路边没有认出你。

遇见怎样的邻居

今天一大早，房东奶奶来查看她的菜地，丈夫正好要送两个大的孩子去学校，我下楼跟她打过招呼，然后匆匆上楼准备去收拾老三。没想到房东奶奶就这样跟着我上了楼，我招呼她随便坐，她一言不发，然后开始巡视每一个房间，最后她的脚步落在厨房。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竟一个个打开厨房的柜门，真的是每一个。最后问了一句，“这些橱子用着还好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”我怯怯地回答，很好。但她还是不放心的，又把每一扇门开关了一次，然后说，“这一个不是很好。”我说，能用就行。然后她抬腿上了顶楼，过了五分钟，她走下来，近乎命令的语气提出让我把顶楼的花都搬到一楼院子。我问为什么？她说，“在顶楼太热，搬到楼下，我给你浇水”，但我考虑到我的活动范围，委婉的拒绝了。

终于送走了房东奶奶，我几乎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想要给她的儿子打电话，请他提醒她的妈妈是否需要些界限。但理性还是让我放下了手机，毕竟谁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母亲的坏话呢？

宣教士与本地的连接有非常多可以讨论的话题，谈及最多的便是文化张力，Marvin K Mayers 曾在他的《跨文化服事》一书中将文化价值观总结为六个维度

上的不同，其中包括时间导向和事件导向的不同，二分思维和整体思维，危机导向和非危机导向，任务导向和关系导向，地位导向和成就导向，封闭自我和开放脆弱。

搬家后本来就不适应，尽管一直努力告诉自己习惯就好，但心里常常还是怀念以前的生活方式和朋友。面对房东奶奶的打扰，我只能把它看作是一次文化挑战，毕竟在老太太的文化里，邻里串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何况这是她儿子的房子。当让我惊讶的是，我的反应，我是亚洲人，从小生活在农村，门户大开的串门文化对我来说并不陌生，但为什么现在的我却如此地抗拒？是我变了？

我记起我的第一个房子，房东住在三楼，我们把一楼租了下来，院子里有两块地，院墙一边本是房东的杂物间，但却满满当当地住了三家人。有时候早上一开门，便会撞见正在拿着水管子冲凉的大妈。我也曾生气种在花坛里的蒜苗莫名其妙的被人割走了。每天要应付他们各种理由的借钱、借东西。借工具是最常见的，借一盆热水，两根小葱，菜刀.....我也是在这些交往中不断发现他们的文化，比如他们不喜欢喝热水，男女老少都习惯用凉水洗澡，他们切菜不是用砍的，而是将食材送到镰刀上，以此避免杀生。他们说的5分钟就是半小时上下的样子.....

真正于与当地人有属灵连接的方式就是连于基督，不仅仅是与那些同是枝子的信徒，更是看见基督降世誓要拯救的那些受苦者，然后去了解他们，用基督的爱爱他们。